

名

刊

收获

文

库

选·萃

1957-1997

K

赌徒

铁凝·麦秸垛/皮皮·光明的迷途
史铁生·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
陈村·象/杨争光·赌徒
苏童·妻妾成群



春

风

文

艺

出

版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刊文库:《收获》40年/李小林等编. 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7. 10

ISBN 7-5313-1763-X

I. 名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160 号

名刊文库

《收获》选萃 (1957—1997)

K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232 千字 印张: 7 $\frac{1}{8}$

印数: 8000 册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洪 钧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1763-X/1·1543

定价: 16.00 元

全 15 卷总定价: 240.00 元

目 录

麦秸垛	铁 凝/1
光明的迷途	皮 皮/54
象	陈 村/68
妻妾成群	苏 童/123
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	史铁生/158
赌 徒	杨争光/182

麦 秸 垛

铁 凝

当初，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，挺挺地戳在麦场上。垛顶被黄泥压匀，显出柔和的弧线，似一朵硕大的蘑菇；垛檐扇出来，碎麦秸在檐边耀眼地参差着，仿佛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。

后来，过了些年。春天、夏天、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……那麦秸垛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却依然挺拔。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，麦秸垛晒着太阳，颜色失却着跳跃。

太阳很白，白得发黑。天空艳蓝，麦子黄了，原野骚动了。
一片片脊背亮在光天化日之下。男人女人的腰们朝麦田深深弯下去，太阳味儿麦子味儿从麦垄里融融地升上来。镰刀嚓嚓地响着，麦子在身后倒下去。

队长派了杨青跟在大芝娘后头拾麦靥儿捆麦个儿。大芝娘边割麦子边打靥儿，麦靥儿打得又快又结实，一会儿就把杨青丢下好远。

杨青咬牙追赶着大芝娘，眼前总有数不清的麦靥儿横在垄上。一副麦靥儿捆一个麦个子，麦个子捆绑好，一排排躺在裸露出泥土的秃地上，好似一个个结实的大耍孩儿。

杨青先是弯腰捆，后来跪着捆，后来向前爬着捆。手上勒出了血泡，麦茬扞破了脚腕，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，给脸留下一缕缕红印，细如丝线，被汗蜇得生疼。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(1967—1997)

大芝娘在前头嘎嘎地笑，她那黑裤子包住的屁股撅得挺高。前头一片欢乐。

四周没有人了，人们早涌到前边欢乐里去。杨青守着捋不尽的麦个儿想哭。

要是四年以前，杨青就会在心里默念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，然后身上生出力气，或许真能冲上去。那时候她故意不戴草帽，让太阳把脸晒黑。那时候她故意叫手上多打血泡——有一次最多是十二个，她把它们展览给人看。大嫂们捏住她的手，心疼得直“啧啧”。杨青不觉疼，心直跳。那时候过麦收，她怕自己比不过社员，有一回半夜就一个人摸到地里先割起来，天亮才发现那是邻队的地块儿。

那时候就是那时候。现在她好像敌不过这些麦子，这块地。

日子挨着日子，是这样的一模一样，每一个麦收却老是叫端村人兴奋。人们累得臭死，可是人们笑。汗水把皱了许久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。

太阳更白了，黑得人睁不开眼。队长在更远的地方向后头喊话，话音穿过麦垄扑散开去：“后头的，别茶懈着！地头上有炸饅子、绿豆饭汤候着你哩，管够！管饱！”

年年都一模一样。年年麦收最忙的几天，各队都要请社员在地头吃炸饅子。四年前，杨青插队的头一年麦收就赶上了吃饅子。那时社员们在地头围严了饅子筐箩和绿豆饭汤大桶，杨青就躲到一边儿去。队长喊她，她说不饿；大芝娘把饅子塞到她手里，她说钱和粮票都在点儿上。人们被逗乐了，像听见了稀罕话儿。后来一切都惯了。甚至，每逢麦收一到，杨青首先想到的就是炸饅子。现在她等待的就是队长那一声鼓动人心的呐喊。在知青点，她已经喝了一春天的干白菜汤。

杨青没有往前赶，就像专等大芝娘过来拉她过去。大芝娘到底小跑过来。

杨青抬起脸，大芝娘已经站在她跟前。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，吸收了又释放着。她身材粗壮，胸脯分外丰满，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。每逢猫腰干活儿，胸前便乱颤起来，但活计利索。

杨青望着大芝娘那鼓鼓的胸脯，腿上终于生出些劲。她擦了擦眼，站起来。

“忙走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！”大芝娘招引着杨青。

杨青跟上去，发现前边净是捆好的麦个儿。分明是大芝娘接了她。

地头，人们散坐在麦个子旁边那短浅的阴影里，吃馓子、喝汤，开始说闲话解闷儿。那解闷儿的闲话大多是从老光棍栓子大爷那双翻毛皮鞋开始。那皮鞋的典故，端村人虽然早已了解得十分详尽，但端村总有新来人。比如谁家从外村请来了帮工，比如谁家的新媳妇在场，再比如城里来插队的学生。

皮鞋是真正的日本货，硬底，翻毛。那是闹日本时，栓子大爷从炮楼上得来的。村里派当长工的栓子给鬼子送过一趟麦子，栓子赶着空车回来，就捎带回这么一双鞋。刚得到这鞋时，栓子走起路来“咯吱咯吱”；年代久了，皮底掌了又掌，走起路来变成了“咯噔咯噔”。

日本投降了，栓子还一直穿它。解放了，栓子还一直穿它。人们问：“栓子叔，你恨日本鬼子不？”

“兴许就你不恨。”

“那还穿这鞋？”

“谁叫它是鞋呢。”

“这可是日本货哩。”

“你叫它应声儿？我不恨鞋。”

栓子大爷的回答理直气壮却并不周密。许多时候，端村人就是从这双鞋上来审度形势的。那鞋有时也会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，那鞋便销声隐迹过好一阵。后来，公社的造反派到底为鞋来到端村，勒令栓子大爷三天之内必须交出。否则他也将被踏上一只脚，闹个永世不得翻身。栓子大爷受了些皮肉之苦，造反派却终究没有找到那鞋。再后来，本村造反派包下了此案。栓子大爷把鞋亮给本村的造反派，他们却没有把它当作胜利果实拿走，就因为那是端村的造反派。眼下他们虽然造反披挂，但端村人的习性难变，他们生性心软。

寒来暑往，栓子判断了形势，端村终于又响起了那鞋声。

这是栓子和鞋的故事，却是外来人对鞋的粗浅了解。外来人很少明了那鞋的另一半故事，那一半，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撺掇栓子大爷。了解那一半，除非你是真正的端村人。

栓子年轻时作长工，恋过村东老效的媳妇。麦收时常常背着东家给那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(1957—1997)

小媳妇送麦子。

栓子恋那媳妇，就是愿意把东家的麦子送给她。

老效在外村窑上干活儿，会烧窑，会针灸，会给女人放血治病。他默默烧窑，扎针、放血却在一方有名。一针下去，有人还阳，也有人半日后归阴。病主人质问老效，老效几句话能把主人噎得哑口无言：“不是放血半天后才咽的气吗？要是不放血，能活那半天？这叫手劲。”主人自讨了没趣，老效却争得了一个传名的机会：是老效的针术又使那就要归阴的女人多活了半天。老效的针有手劲。

老效在外烧窑、扎针，一集回家一次。一次老效回来，看见家里的新麦子，逼问媳妇。媳妇害怕，说出了栓子。老效不露声色，白天只是和媳妇吃饭、行事。天黑他邀了栓子出来，走近村头场边一个麦秸垛。老效靠在垛上，半晌不响。

黑暗中栓子被吓出了魂儿，那魂儿就在他周身哆嗦。

后来老效开口了：“兄弟，别怕。你想什么我知道。可你那麦子我不稀罕。”

栓子不言语。

“听出来了呗，不稀罕。”

栓子还是不言语。

“这么着，咱换吧。”老效说。

“换？换什么？”栓子还是听不出来。

“把你那皮鞋给了我，我就让你一回。”

栓子听懂了，便不害怕了。只觉浑身的血全冲到脸上，又沉到脚后跟。他捏紧了拳头，直往老效跟前凑。

这时散在脚前的麦秸堆一阵窸窸窣窣，老效弯腰抓起一个人来。栓子细看，正是那媳妇。她被绳子绑了，嘴叫毛巾堵着。

“就在这儿，行不？你脱鞋，她这儿由我脱。”老效抓住媳妇的裤腰，媳妇趑趄着歪倒在垛前。

栓子再也忍不住，又往前凑凑，猛然朝黑暗舒出了一个拳头，老效仰翻在麦秸堆上。栓子又是一拳，又是一拳，又是一拳。老效没了响声儿。

栓子给那媳妇松了绑，拽出嘴里的毛巾，指着老效对那媳妇说：“他、他不算个汉们家，他畜牲不如！你不能跟他。你，你跑了吧！”

老效媳妇一跺脚跑了。栓子把半死的老效背回家，扔在炕上说：“忙给你个人扎一针吧！”

老效媳妇再也没回端村。栓子几年不去村东。

.....

杨青了解那后一半故事，四年后她已经算个端村人了。

棵子筐箩被人们吃得露了底。众人四散开，一片脊背朝着太阳。

黄昏，大片的麦子都变成麦个子，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，堆成一排排麦垛，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。那由远而近的一挂挂大车频频地托起她们，她们呼吸着黄昏升腾起来，升腾起来，开始在柔暗的村路上飘动。

杨青独自站在麦田里，只觉着脚下的大地很生。她没有意识到麦垄里原来还有这样多的细草野花。毛茸茸的野草虽然很细、很乱，但很新；大碗花宛若一面面朝天的小喇叭，也欢欣着响亮起来。被正午的太阳晒蔫了的她，现在才像蓄满了精力。那精力似从脚下新地中注入，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黄昏才散放的各种气味所熏染。又仿佛，是因了大芝娘那体态的施放。那实在就是因了不远处那些坚挺的新麦个儿，栓子老爹那半截故事就埋在那里。杨青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。胸中正膨胀着渴望，渴望着得到，又渴望着给予。

杨青在黄昏中挪动着脚步，靠了那矗立着的麦个儿的牵动。远的、近的、那被太阳晒得熟透的麦个子。她朝它们走去，一整天存进的热气立刻向她袭来。她感应到那里对她的召唤，那召唤渗透她，又通过她扩散开去。她明白了过去不曾明白的感觉，她明确了过去不敢明确的念头，她一定是爱他，她一定要爱他，那个身材高高的陆野明。

二

这两年不比早先。一过麦收知青点上电报便多起来。知青们拿上电报净找队长请假回平易市，躲过麦收才回来吃新麦子馒头。

陆野明也接到了家里的电报。他不找队长，却来到女生宿舍找杨青。

“杨青，你出来一下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进来吧，就我自己。”杨青在宿舍里说。

陆野明顶着门楣走进女生宿舍，杨青便掏出指甲刀剪指甲。

“电报。”陆野明把电报亮给杨青看。

杨青只顾剪指甲，并不关心陆野明手中的东西。

“家里让我回去。”陆野明又说。

“噢。”

杨青继续剪指甲。她剪得很轻快，很仔细，很苦。

“你说我回去吗？”陆野明问杨青。

“我说你应该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陆野明对杨青的回答没有准备。

“因为来了电报。”

杨青还在剪，剪完又拿小锉一个个锉起来。陆野明第一次发现杨青的手指修长，椭圆形的指甲盖很好看。

“我不回。”陆野明把电报叠了又叠，叠成钝角，又叠成锐角。

“你不回？”

“因为你不回。”

“你怎么肯定我不回？”杨青锉完指甲，把剪刀放进衣兜，双手交叉起来，显得格外安详。

“你也回去？”

“大家都回。”

“那，我也去请假。”陆野明把电报展开、抚平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“你回来。”杨青叫住陆野明。

陆野明站下来。

“你的头发还不理？该理了。”杨青说。

陆野明捋了捋头发，觉出有一撮向上翘起，很有弹性。他没敢看杨青，又往外走。杨青却又叫住他说：“快走吧，我可不走。”

“你……”陆野明又转回身，疑惑地望着杨青。

“哪年麦收我回过家？嗯？”杨青声音很轻，轻成没有声音的暗示。

陆野明回味一下杨青的话，总算从暗示里领略到了希望。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故意丢在屋角，很重地推了门，很轻地跑出屋子。

杨青很愉快。因为身在异乡，有一个异性能领略自己的暗示。再说那仅仅是暗示吗？那是驾驭，驾驭是幸福的。

下乡第一年，杨青就格外注意陆野明。当时她并不想驾驭谁，只想去关心一个人。早晨起来，陆野明头发上老是沾着星星点点的碎棉球，杨青便知道他的被子拆了做不上。她替他做棉被，还把他划了口子的棉袄也抱过来。缝好，又叠着抱过去。她提醒他理发、洗涮，还常把“吃不了”的饼子滚到陆野明的饭盆里。

陆野明很久才感觉到那关心的与众不同，他也回报着她。

杨青对“1059”农药过敏，那次喷棉花回来就发起高烧。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上县培训去了，不知谁请来了老效。那老效急急赶进知青点，从怀里掏出油腻的布包，双手在裤腿上蹭掉些土末儿，往杨青脑门上使些唾沫，抽出一根大针照着印堂就扎。陆野明一把攥住老效的手腕说：“谁让你来的？这是治病？这是祸害人。”他夺过老效的针，替他包裹好，连推带操把老效请出知青点。他找了辆破车，自己拉着，两个女生护着，一去十二里，把杨青送到县医院。

一路走着，陆野明一看见杨青那光洁、饱满的前额就想哭。他想，老效就在那里抹过唾沫。

谁都知道杨青在关心陆野明，谁都不说杨青的闲话，就因为关心陆野明的是杨青。杨青懂分寸，因为想驾驭。

一次，队长把杨青和陆野明单独分在一起浇麦子。陆野明很高兴，叫上杨青就走。杨青却着急起来，左找右找，总算临时抓到了花儿作伴。

花儿是小池的新媳妇，春天刚跟人贩子从四川来到端村。

陆野明一路气急败坏，杨青和花儿又说又笑。她引她说四川话，问她为什么四川人都爱吃辣椒。

陆野明的气急败坏，花儿的四川口音，却给了杨青满足。

绿色麦田里，灌了浆的麦穗很饱满，沉甸甸地扫着人的腿。陆野明看机子，杨青和花儿改畦口。改几畦就钻进窝棚里坐一会儿，像是专门钻给陆野明看。陆野明跟前只有柴油机。

越到正午，陆野明越觉着没意思。他揪了几把麦穗塞到柴油机的水箱里煮。煮熟了自己不吃，光喊杨青。杨青到底来到井边，陆野明递给她一把熟麦穗。

碧绿的麦穗冒着热气。放在手里搓，那鼓胀的麦粒散落在掌上，溅得手心很痒痒。杨青嚼着，那麦粒带一点咬劲儿。心想剩下几穗给花儿。

名刊文库——收获选萃（1957—1997）

“好吃吗？”陆野明坐在麦垄里问杨青。

“好吃。”杨青没有坐。

机井旁边的麦子高，麦穗盖过陆野明的头，齐着杨青的腰。

“跟谁学的？”杨青问。

“你坐下，我告诉你。”

杨青想了想，没有坐。

陆野明又往杨青身边挪挪，他的肩膀碰着她垂着的手背。杨青往旁边跨了跨。陆野明不知怎么的就攥住了杨青的手。

柴油机的声音很大。

陆野明攥得很死。

杨青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。抽不出。

“你应该放开我。”杨青声音很低，看着远处。

陆野明不放。

杨青突然大声喊起了花儿：“花儿，陆野明给咱们煮麦穗了！”

陆野明不放。

“你应该放开我！”杨青声音更低了，被机器震得有些颤抖。

陆野明抬起头，急不可待地想对杨青说几句什么。在太阳的直射下，他忽然发现杨青唇边那层柔细的淡黄色茸毛里沁出了几粒汗珠，心里一下乱起来。他到底放开了她的手。

“我愿意你放开我，我知道你会放开我。”杨青眼睛向下看，不知是看陆野明的脚，还是看地。“我该找花儿去了。”她说。

杨青迈过了一个麦垄，那正在孕育着果实、充盈着生命的麦棵在她腿下倒下去，又在她身后弹起来。

“陆野明，机器该上水了！”杨青跳过麦垄，回身对陆野明说。

杨青又迈过几垄麦子，顺着凉爽的垄沟朝花儿跑去。

陆野明心里很空旷，他知道她是对的。许久，他眼前只有那几粒汗珠。

他更爱她。她能使他激动，也能使他安静。激动和安静使他对日子挨着的日子才有了盼头。原来在这块土地上不仅是黄土和麦子；不仅是他们以往陌生的柴、米、油、盐；不仅是电影《南征北战》，还有激动中的安静和安静中的激动。

田野还在喧嚣。

陆野明坐在院里，守着一只大筐箩擦麦子。身边放着铁筲，筲里水不多，而且很浑。他把一块屉布在筲里涮过，拧成半干，擦着新麦粒上的浮土。

陆野明擦好麦子，一簸箕一簸箕地搓到布袋里，准备扛到钢磨上去磨面。沈小凤来到他面前。

沈小凤是刚下来不久的新知青，家也在平易市。家门口有一面“手工织毛衣”的小牌，那是她母亲的活计。沈小凤有时也帮她母亲赶活儿。

过麦收沈小凤接不到家里的电报，家里不需要她回去，也不听她使唤。家里和点儿上相比较，沈小凤也愿意呆在点儿上。

沈小凤个子挺矮，皮肤细白，双颊常被晒得粉红。两条长过腰际的大辫子沉甸甸地垂在脑后，使她那圆润的下巴往上翘。她爱哭、爱笑，看到蝎虎子嚷着往别人身上扑。

“陆野明，你擦麦子呀？”沈小凤用自己的辫梢摔打着自己的手背。

陆野明只看见一双穿白塑料凉鞋的脚。

“废话。”他不抬眼皮。

“怎么是废话？”

“你不是早看见了。”

“看见了就不能再问问？让我看看擦得怎么样。”沈小凤去扒麦子口袋。

“别动。”陆野明喊。

“怎么啦怎么啦？”沈小凤自顾在口袋里扒拉。辫梢扫着了陆野明的脸。

陆野明心里痒了一下，便是一阵莫名其妙的烦躁。

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沈小凤从麦子里检出一粒土坷垃，举到陆野明眼前：“能磨到面里吗？让我们吃土坷垃？”她一边说，和陆野明蹲了个对脸，满口整洁的白牙在陆野明眼前闪烁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陆野明盯住沈小凤。

“得用水淘，起码淘两遍，晾成半干再磨。咱俩淘呀，去，你去挑一挑水。”沈小凤伸手就拽陆野明的胳膊。

“干什么你！”陆野明站了起来。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(1957-1997)

“让你挑水去。”沈小凤也站了起来。

“告诉你，这星期是我当厨，不用你操那份心。”陆野明说完抓住布袋口，想抢上肩。

沈小凤却把一双柔软的手搭在陆野明手上：“我就不让你走。”

杨青头上沾着碎麦秸跑了进来，看见陆野明和沈小凤，她远远地站住脚。

陆野明突然红了脸。沈小凤脸不红，她懂得怎样解围。

“杨青，我们俩正商量淘麦子哪。陆野明就知道拿布擦。光擦，行吗？”沈小凤说。

“淘淘更好。”杨青说。

“看我没说错吧。”沈小凤白了陆野明一眼。

杨青走近他们说：“沈小凤，队长叫我来找你，你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？后半晌场上人手少。”她只对沈小凤讲，不看陆野明。

“我不想去了，我想在家帮厨。”沈小凤说。

“行，那我跟队长说一声。”杨青像不假思索似的答应下来，转身就走。

“杨青，你回来！”陆野明在后边叫。

“有事？”杨青转回头。

“统共没几个人吃饭，帮什么厨！我用不着帮。麦子也不用淘。”陆野明说得很急。

杨青迟疑一下，没再说什么，只对他们安慰、信任地笑了笑。陆野明从来没见过她那样的笑，那笑使他一阵心酸，那笑使他加倍地讨厌起紧挨在身边的沈小凤。

杨青镇静着自己走出院子，一出院子就乱了脚步。她满意自己刚才的雍容大度。可是他面前毕竟是沈小凤。她抓他的手，说不定还要攥起雪白的小拳头捶打他……

街里到处是散碎的麦秸。街面显得很纷乱。

走出村，她又走进那弥漫在打麦场上的金色尘雾。

地里的活儿清了，场上的活儿没清。脱粒机响得不倦。

杨青抢在脱粒机前入麦子。

大芝娘急得白了脸：“忙闪开，给你个箢子搂麦秸吧。”

大芝娘递给杨青箢子。脱粒机吐出了新麦秸，杨青就拿箢子搂。新麦秸归了堆，有人用四股杈垛新垛。新垛越垛越高，两个半大小子不住在垛上跳腾，身子陷下去又冒上来，冒上来又陷下去，垛心眼看实着起来。

新垛还没高过那旧垛，却把那旧垛比得更旧。

歇完晌，杨青又抢到脱粒机前入麦子，大芝娘又把她喊了回来。

大芝娘不让杨青上机器。

大芝娘心里有事。

大芝娘就是大芝的娘

大芝娘结婚三天丈夫就骑着骡子参军走了，几年不打信。村里人表面不说什么，暗地里嘀咕：准是在外头提了干部，变了心思。

后来丈夫回了村，果然是解放省城后提了干部，转到地方。丈夫说着一口端村人似懂非懂的话，管夜了个叫“昨天”，管黑介叫“晚上”。

大芝娘给他烧好洗脚水，他把脚泡在大瓦盆里只是发愣。

“怎么来，你？”大芝娘问。

“也没什么。”丈夫说

“使的慌？”

“不是。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跟你谈一个问题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大芝娘说。

“这么给你说吧。”丈夫说，“就目前来讲，干部回家离婚的居多。包办的婚姻缺少感情，咱俩也是包办，也离了吧。”

大芝娘总算弄懂了丈夫的话，想了想说：“要是外边兴那个，你提出来也不是什么新鲜。可离了谁给你做鞋做袜？”

丈夫说：“做鞋做袜是小事，在外头的人重的是感情。”

大芝娘说：“莫非你和我就没有这一层？”

丈夫说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名
刊
文
库
—
收
获
选
萃
(1957—1997)

大芝娘不再说话，背过脸就去和面。只在和好面后，又对着面盆说：“你在外边儿找吧，什么时候你寻上人，再提也不迟。寻不上，我就还是你的人。”

丈夫的手早就在口袋里摸索。他擦干脚，趿拉着鞋，把一张女人照片举到大芝娘眼前。大芝娘用围裙擦干净手，拿起照片仔细端详了一阵，像是第一回接触了外界的文明。

“挺俊的人。也是干部？”她问。

“在空军医院当护士。”丈夫说。

大芝娘的眼光突然畏缩起来。她讪讪地将照片摆在迎门橱上。

她不知护士是什么，如同她不知道丈夫说的感情究竟包涵着什么一样。她只知道外边兴过来的事，一定比村里进步。

当晚，大芝娘还是在炕上铺了一个大被窝。

丈夫又在远处铺了一个窄被窝。

她同意和他离婚。第二天，丈夫把大芝娘领到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。

他没有当天回去。晚上，在一明两暗的三间房里，她住东头，他住西头。夜里大芝娘睡不着，几次下炕穿鞋想去推西头的门，又几次脱鞋上炕。她想到照片上那个护士，军帽戴在后脑勺上，帽檐下甩出一绺头发；眼不大，朝人微笑着。她想那一定是个好脾气的人。

大芝娘披着褂子在被窝里弯腰坐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丈夫一早就慌慌地离开端村，先坐汽车，后坐火车，回省城岗位上去了。他万没想到，第三天大芝娘也先坐汽车、后坐火车来到省城。她又出现在他跟前。丈夫惊呆了。

“可不能翻悔。离了的事可不能再变！”他斜坐在宿舍的床铺上，像接待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警告着她。

“我不翻悔。”大芝娘说。

“那你又来作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白作一回媳妇，我得生个孩子。”大芝娘站在离丈夫不远的地方，只觉高大的身躯缩小了许多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目前咱俩已经办了手续。”丈夫有点慌张。

“也不过刚一天的事。”大芝娘说。

“一天也成为历史了。”

大芝娘不懂历史，截断历史只说：“孩子生下来我养着，永远不连累你，用不着你结记。”

丈夫更意外、更慌张，歪着身子像躲避着一种浪潮的冲击。

“我就住一天。”她毕竟靠近了他。

丈夫站起来只是说着“不”。但年轻的大芝娘不知怎么生出一种力量，拉住了丈夫的手腕，脑袋还抵住了他的肩膀。她那茁壮的身体散发出的气息使丈夫感到陌生，然而迷醉；那时她的胸脯不像口袋，那里饱满、坚挺，像要迸裂，那里使他生畏而又慌乱。他没有摆脱它们的袭击。

当晚他和她睡了，但没有和她细睡。

早晨，丈夫还在昏睡，大芝娘便悄悄回了端村。

果然，她生下了大芝，一个闺女。闺女个儿挺大，从她身上落下来，好似滚落下一棵瓷实的大白菜。

大芝在长个儿，大芝娘不拾闲地经营着娘儿俩的生活：家里、地里。她没觉出有哪些不圆满，墙上镜框里照样挂着大芝爹的照片。连那位空军护士的照片，她也把她摆在里面。她做饭、下地、摆照片，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小片地，种上一小片药用菊花。霜降过后收了菊花，晒干，用硫磺熏了卖给药铺，就能赚出大芝的花布钱。大芝在长个儿。

一九六〇年，大芝娘听说城里人吃不饱，就托人写信，把丈夫一家四口接进端村。在那一明两暗的三间房里，他们住东头，她和大芝住西头。直把粮食瓮吃得见底。临走时，那护士看着墙上镜框里的照片不住流泪，还给她留下两个孩子的照片。大芝娘又把他们装进镜框里。她觉着他们都比大芝好看。

大芝长大了，长得很丑。只是两条辫子越发的粗长，油黑发亮。两条粗大的辫子仿佛戳在背后。别人觉着累赘，大芝对它们很爱惜。

大芝长大了，也长着心眼儿。她就是仰仗着这两条辫子，才敢对村里小伙子存一丁点儿幻想。终于她觉出有人在注意她的辫子了，那便是富家子弟小池。她的心经常在小池面前狂跳。

那年过麦收，大芝盘起辫子、包着手巾守着脱粒机入麦子，队长派了小池在旁边搂麦秸。大芝的心又开始狂跳，心跳着还扯下了头上的手巾，散落下小池爱看的两条辫子。

麦粒和麦秸都在飞舞，大芝的辫子也分外的不安静。

名刊文库——收获选萃(1957—1997)

后来，那辫子和麦个子一同绞进了脱粒机。一颗人头碎了，血喷在麦粒堆上，又溅上那高高的麦秸垛……

天地之间一片血红，打麦场哑了。

收尸、埋大芝的果然是小池。

埋了大芝，人们来净场。有人说那溅过血的麦秸垛该拆，可人们都不敢下手。后来瓢泼大雨冲刷了麦秸垛，散发着腥热气的红雨在场院蔓延。天晴地干后，地皮上只剩下些暗红。

没人再提拆垛的事。只是，女人们再也不靠在那垛脚奶孩子；男人们也不躺在垛檐下打盹儿、说粗话。该发生在那垛下的一切，又转移了新垛。

大芝娘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关了一集才出来做活儿。没见她露出更大的哀伤，她只跟女人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儿。没人跟她提大芝的事。在端村，大芝的事不同于栓子大爷的皮鞋。

秋天，药菊花仍旧盛开在大芝娘的小院里，雪白一片，开出一院子的素净。大芝娘收了菊花，使硫磺熏。小池站在门口说：“哪天我进城，替你卖了吧。”

“不忙，我个人能行。”大芝娘让小池进院，小池只是不肯。

大芝娘独个儿就着锅台喝粥。墙上，她有满镜框相片。

四

麦收过后，麦子变作光荣粮，被送进城，车、人、牲口、麦子都戴着红花。留给端村的，倒像是从那行列里克扣出来的一星半点。端村人开始精心计算对于那一星半点的吃法。

空闲下来的田地展示着慷慨。

远处，天地之间流动着风水，似看得见的风，似高过地面的水。风水将天地间模糊起来。

知青们回了点儿，点儿上又热闹起来。

沈小凤向人们展示着收获。她竭力向人们证明，麦收期间“点儿”是属于她和陆野明的。现在当着众人她开始称呼他为“哎”；背后谈起陆野明，她则用“他”来表示。他还是经常遇见她那火热的眼，人们听见的